

【精彩书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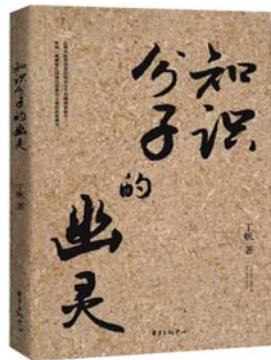
贵族精神与文明革命

□丁帆

首先我要甄别的是两个不同含义的词条：“贵族精神”和“精神贵族”。同样是获得高贵教养的人，同样会做出令世人尊敬和崇尚的事情，但是，他们的区别就在于“贵族精神”是特指那种经历过奢华生活洗礼而不沉湎于一己的奢靡生活之中，且在物质生活上能上能下，吃尽苦头也无怨无悔的贵族出身的人。而“精神贵族”则是出身平民，甚至十分低贱，但是他们仍然能够获得与保持一种高贵而文明的教养与操守，这种“精神贵族”似乎更加值得人们尊敬。这两种精神的核心价值是相同的，即：在人与人的交际中尊重他人（包括自己的敌人）和充分自尊，且有为自身的信仰而选择荣辱与生死的自觉意识。我一直是反对血统论的，很久以前也专门写过支持遇罗克观点的随笔，痛斥过革命暴发户的那种自诩为贵族的卑劣行径。但是我尊敬那些具有“精神贵族”意识的统治者，也同样尊敬“反动”的统治者中那些有“贵族精神”气质和教养的人。这些人获得教养的途径各式各样，但是它们都应该是普遍的。这种精神的体现往往在动荡的革命年代里愈加凸显。

有人以为许多俄罗斯的思想家和文学家皆因是贵族血统而拥有了高贵的思想境界，这也不尽然，像列别斯基那样的大批评家并非出自贵族，但是，他无疑是俄罗斯文学“黄金时代”顶级的精神贵族。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贵族后天的教育环境对培养这样的精神贵族所起的重要作用。

近几年我将主要目光集中在对俄罗斯作家的文化背景和知识背景的考察上，其重要的因素就是18世纪以来我们与欧洲文化少有本质上的可比性，但是与俄罗斯文化却愈走愈近，尤其是“十月革命”以后，中国社会与文化的转型是去欧美，入苏联的，然而，我



《知识分子的幽灵》
丁帆 著
东方出版中心

也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文化的差异性和落差性越是鲜明，就越是能够比较出民族文化生态的本质区别来。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与俄罗斯民族都在严酷的阶级斗争文化语境中生活着，所以将一切统治阶级都视为被打倒和消灭的阶级，完全抹杀了人的个性特征以及人的修养，阶级斗争所产生的穷人与富人之间的仇恨哲学思想已然成为一种民族性格的根性。在这一点上，欧洲的精神贵族气质的弘扬确是人类必须注意的文化教育方式，也许我们可以像塞万提斯那样去嘲笑堂吉珂德的骑士精神，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与风车作战的骑士所留存的贵族精神恰恰是我们应该在作品的反讽效果中寻觅的文化教育的遗迹。欧洲的骑士精神固然会被发达的资本主义文明所替代，但是，反观近几百年的人性发展，那种具有高度责任心和执着献身精神的骑士精神，正是人类文明进步中逐渐被现代消费文化消解了的最宝贵的精神遗产和人性的信仰及价值。

就像1793年1月21日，在巴黎的协和广场，当路易十六的王后走上断头台行将被处死时，不小心踩到了刽子手的脚，她马上下意识地说了句：“对不起！先生。”且不说法国大革命的暴力给人类带来的是什么样的后果，但这位无

辜敌人的那种在无意识层面表达出来的贵族气质和教养却是与世长存的。同样，路易十六这个热衷于机械制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了减少死刑犯受刑时的痛苦，他与人研制了断头机器，9个月以后，他亲自以自己的头颅做了实验）而对政治不甚了了的国王，在行刑前所留下的遗言或许对社会政治历史没有多大的作用，但是作为一个有教养的人，他面对死亡，所想到的不是仇恨自己的敌人，而是面对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乃至一个世界所发出的一个有教养的人的热望：“我无罪。我原谅置我于死地之人。我祈求上帝，不要因为我的血让法兰西流更多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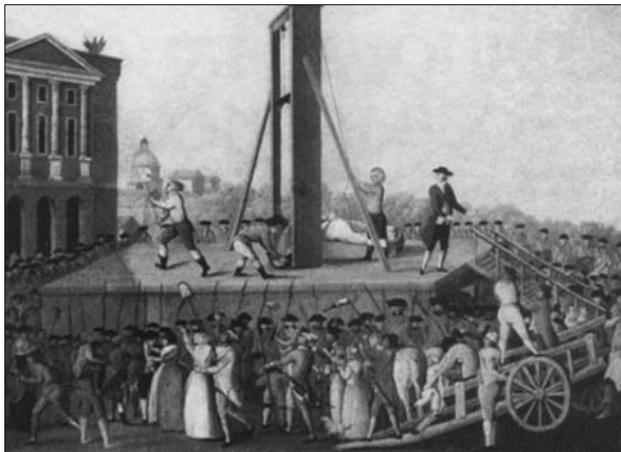
这并非政治遗言，亦非私密性的家族遗言，他代表的并非是一个暴君，而是一个贵族面对世界的精神宣示。且不说路易十六是被革命的暴民所误杀的君王（他也希望改革），就其对待人的生离死别时的人生态度来看，他或许是远远超过了许多上帝的信徒的一般宗教信仰层面，而获得了死亡后的灵魂永生，因为他的遗言给了我灵魂的震撼！在1993年纪念法国大革命200周年大会上，法国总统密特朗之所以说出“路易十六是个好人”，我以为并非仅仅是对那场革命的深思，指出它对世界民主自由进步的贡献，更是一种对革命中那种为法兰西的

历史进步贡献出自己生命的贵族精神的褒扬。

也许，17世纪以后的俄国贵族比比皆是，但是，其贵族精神与欧洲的贵族精神是有区别的，除了民族主义的哲学思想使他们更加以居高临下的怜悯姿态去同情穷人外，其东正教信仰的价值理念使他们救赎俄罗斯的意识更为强烈。1910年10月28日，83岁的文学巨匠托尔斯泰毅然决然地把所有的财产分给穷人，随后离开他那个巨大的地主庄园出走，像流浪汉一样死在一个荒凉的小车站里。然而，这种行为举止只能解释为宗教式的出走，与欧洲传统的贵族精神还是有差异性的。但是，贵族精神只有通过知识分子的思想传播和教育途径才能普及于世。

无疑，一个人的肉体消失了，而他的精神和思想却永远长留于世，这才是真正的贵族。而非现代中国式的暴发户贵族，以炫富奢靡为能事，所以，中国人衡量贵族的标准往往用“富不过三代”作论，以“富”为核心词的“贵族”缺少的就是人文精神和教养的富足。的确，没有众多的知识分子精神贵族的存，中国近代以来就难以形成一个有庞大合力的“知识阶层”，而没有这样一个阶层，中国的所谓启蒙运动就会陷入长久的彷徨之中。

（摘自《知识分子的幽灵》，有删节）



▲ 1793年，路易十六与王后被送上断头台。

【编辑推荐】

《给孩子的12堂诗歌课》

树才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从中国古代诗人笔下的月亮，到法国巴黎塞纳河上的米拉多桥，从凝练清澈的日本俳句，到印度大哲泰戈尔恢弘优美的诗篇……作者通过讲述古今中外代表性的诗歌之美，引导孩子们去发现心灵与诗歌之间的关系。

《救命：明清中国的医生与病人》

涂丰恩 著

商务印书馆

出于对医患关系的关注和省思，作者将目光投向历史，希望为当下医患关系的改善寻求历史的镜鉴。本书以明代吴楚和孙一奎两位医生的从医案例记载为主线，融汇诸多文字史料，试图为读者还原明清时代的医患关系。

《中国文物常识》

沈从文 著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沈从文在文物文化史方面的成就绝不低于文学上的成就。本书涵盖古人的穿衣打扮、生活用品、交通工具、文化生活、工艺美术等内容，具体到古代玉石、陶瓷、玻璃、镜子、漆器、车乘、扇子、刺绣、服饰、狮子、龙凤及鱼的图案等的演变和发展。

《回来》

孙中伦 著

台海出版社

2015年夏天，21岁的孙中伦决定中断学业，从美国波莫纳学院休学一年，回中国打工。他到过东莞、大理、定西、苏州、北京、成都，做过流水线工人、民宿招待、初中老师、新媒体编辑、寺庙居士、漆器厂学徒。本书记录的不仅是他一路的见闻，还是他对外部世界的探寻、对社会历史的思考。

《深入北方的小路》

[澳]理查德·弗兰纳根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小说讲述了“二战”期间澳大利亚战俘修筑“死亡铁路”的故事。澳大利亚医生多里戈·埃文斯在战俘营抢救那些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战友的同时，满怀爱情，日复一日地等待着一个女人的来信，他的一生因此而改变。

《七声》

葛亮 著

中信出版集团

《北鸢》中的主人公文笙和仁楨，后半生的故事在《七声》中有了完整结局，同时也引出了他们的孙辈毛果。小说以毛果的视角，记录下他身边七个普通小人物内心的渴望与现实的较量，表现了时代变迁中，普通百姓的无奈与挣扎。

《腹地的构建》

[美]彭慕兰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为什么蓬勃的经济增长总发生在沿海核心地区，而内陆一直维持着贫困的面貌？本书中，作者对1853—1937年间中国北方区域的“经济之死”做了意义重大的研究，描绘了华北内陆地区，尤其是河南、山东等一带当时的社会情形，涉及金融、农作、交通、税收等。

《为什么我们会上瘾》

[美]迈克尔·库赫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烟瘾、酒瘾、手机瘾、购物瘾……为什么会成瘾呢？在世界知名神经科学家库赫看来，“所谓成瘾，不关乎道德，而是大脑在作祟”。科学了解成瘾行为，无疑会让人们拥有更多的理性，拒绝和远离导致成瘾的物质与环境。

【新书评】

坚忍地重建生活

□王苏辛

打开《青苔不会消失》，从序言开始浏览，看到“矿难中失去双眼的老人，整张脸变为了青色，爆炸中的煤灰透入了他的面皮，‘面具’再也无法摘下”，看到“十七岁被地雷截断双腿的农妇，双膝跪在铁板板凳上，收割比她还高的稻穗”，“下身受创干枯的年轻人，用幸存的上肢二十年如一日地穿针绣鞋垫和十字绣，供养自己和家人”。这些堆积起来的事实，仿佛一个个小说的世界。

再往下看，12个故事，分为“卑微者”“出生地”“生死课”三个部分。从边远山区的灾难现场，到贫瘠大凉山上跳跃着的期待双眼，从一遍遍争取自己和子女生存资源的父辈祖辈，到不断逃离又不断与故乡拉扯的年轻人。

袁凌没有一次试图让叙述者出现，但叙述者无处不在。仿佛因为有些消化着这些人的苦难。这些原本痛苦的灾难，甚至多少有些惨不忍睹的命运，竟然在他的笔下呈现出特殊的冷静。仿佛一个闷头赶路的人，始终朝着自己的那个

山头进军，但周围的一切在他的前进过程中都渐渐纳入了自己的理解版图。

袁凌作品中的克制，其实是他的文字“教养”，多年的记者生涯培育的不仅是敏锐，更是不断抚平内心褶皱的能力。他在《青苔不会消失》里真正想写的，或许不是重复苦难背后的人性，而是呈现一些人在遇到苦难之后，重建自己生活的过程。

他大口吞咽着这些人的故事，从不表现自己的任何一种情感，但读者会知道，他随时随地都在这些人的故事中。他一遍遍消化不只是为了理解这些人物，或许更是在安慰那个同样赶着路的自己。

2016年夏，因为编辑这本书的缘故，在南京西路的某个地铁出口，见到袁凌本人。他微微弯腰，一身朴素的休闲装搭配不很高的个头，很容易就淹没在人群中。眼神闪烁着看向前方，仿佛有一种隐隐的怒和威严。在真的看到来入之后，又现出某种奇妙的，属于青少年的害羞神采。

短短的见面中，这两种形

象始终在袁凌身上跳跃，最终呈现出一种明时暗的灰色。他笔下那些底层故事，只要花时间复述任何一个，都能深切感受到这些人比我们中的任何一位都高大。可比这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们抚平苦难的方式。在那样的情况下，努力让自己回归到遭遇剧变之前的样子。所有正在进行的生活都不是与往事脱离的——这才是让人感到振奋的。不断消化并据此调整、改变自己，如此这般循环往复，才真正在重建生活。

痛苦有时候会让人上瘾，让人浸没在其中，有时候则像公开的秘密，让人不断从新的日常中醒来。但在《青苔不会消失》这里，痛苦是一块随时可以改变方位的坐标，它挑战着人的极限，而那幸存下来的人，被准许开始另一番人生。

我不知道袁凌是如何走上记者这条路的。因为某种个人原则，总是不愿意去探寻一个作者写作之外的信息。毕竟，对于一个诚恳的书写者，他所有的自己，早已在他的文字中隐忍地显现。



《青苔不会消失》
袁凌 著
中信出版集团